

他躺在自己的音乐旋律中,沉睡 告别白诚仁



在歌声中送别白诚仁。



年事已高,白诚仁依然深入乡间采风。(资料图片)

12月18日,上午10:30,“湖南民歌之父”白诚仁遗体告别仪式在明阳山殡仪馆铭德厅举行。白诚仁的家属、生前好友、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数百人出席了告别仪式,或发唁电表示哀悼。白诚仁逝世后,省委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,省委副书记、省长徐守盛,省委副书记梅克保,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蒋建国,省领导和老同志路建平、郭开朗、肖雅瑜、许云昭、魏文彬、谭仲池、文选德等敬送花圈。16日,省委常委、省委宣传部部长路建平前往白诚仁家慰问家属。

与别的追悼会不同,这里没有播放哀乐,而是由湖南省歌舞剧院交响乐队、合唱队现场不断演奏和演唱白诚仁生前的作品——《洞庭鱼米乡》、《苗岭连北京》、《小背篓》。这些无比熟悉的旋律今天听来却透着无尽的悲伤,交响乐队的一些乐手和合唱队的歌手一直流着泪在演奏、演唱。省文化厅党组书记、厅长周用金在介绍白诚仁生平时,几度声音哽咽。白诚仁生前好友王安华放声痛哭,他说,当年风华正茂的白诚仁从四川来到湖南,放下简单的行李就徜徉在湖湘大地的音乐海洋里。现场,王安华给老友送去最后的祝福:“老白,你一路走好!”

有“中西合璧的夜莺”之称的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专程从北京赶到了长沙:“12月15日,下午在排练现场,我收到了电话,心就像被雷劈了一样的痛,我从小就听爸爸唱《洞庭鱼米乡》、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,12岁那年我就认识了白诚仁老师,我是唱着《小背篓》考进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,更是唱着白诚仁老师创作的《山神》、《山鬼》站在了北京人民大会堂。我会继承白诚仁老师的音乐理想与创作精神继续走下去……”念着念着,在悲伤情绪的影响下,吴碧霞的声音最后几不可闻。

宋祖英因部队任务而不能赶到现场,唁电中,她深情地道出了对白诚仁的怀念:“我在年轻的时候正是唱着他的《小背篓》走出湘西,走向北京和全国,一直到今天,这首歌始终是我心灵深处永远珍藏的旋律,我会一直唱下去。”

■记者 吴岱霞 范远志 摄影

18日

白

有一说一

同一种精神 共一种希望

12月18日,长沙。这一天,我们送走了湖南民歌之父白诚仁先生,迎来了齐鲁大地的行走者、创作者张炜。

一城冬阳,满心思绪,总觉白诚仁先生并未远去,还坐在那架用了很多年的旧钢琴前弹琴唱歌;而眼前的张炜,有着和白诚仁先生一样独特的气象与风骨。那是所有坚定、虔诚的文化理想坚守者们所共有的精神特质。

晚年的先生,面对湖南民歌文化的快速流失,他的悲伤忧苦,如莲在心;他的所行所言,感人肺腑。他收集整理的16麻袋的民歌资料能否得到妥善整理?湖南民歌的研究与传承能否切实推进?老人走了,给人们留下了很多考题。

中年的张炜,苦行僧一般在文字的世界与坚实的大地上前行,并着力创办万松浦书院,成为弘扬传统书院文化精神的醒目堡垒。数字时代如何锤炼语言的艺术?物欲狂欢中如何坚守精神的底线?张炜来了,给这座娱乐之城带来了沉甸甸的思考。

文化的强大魅力,总是深切而生动地渗透到个体生命之中而鲜明呈现;文化的核心价值,也总是寄托于优秀的个体生命和他们创作的经典作品而代代相传。然而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总是有着一一种难得的纯粹、天真,他们的赤子之心,是艺术创作的可贵品质却并非一定是明哲处世的润滑剂。我们是不是总爱为声名显赫的弄潮儿锦上添花,却忽视埋没了寂寞而低调的真正英雄?我们有没有锐利的眼睛清醒的头脑,以真正理解、真情相待我们的文艺家,而不是高高在上,求全责备,甚至冷眼旁观?

同一天、同一座城市,不约而同让人们念念在心的两个人。这一天,这座城市,正在研究部署建设国际文化名城工作。这样的巧合,也在提醒人们,湖湘文化的复兴,中华文化的复兴,需要更多像白诚仁与张炜一样的文化大家涌现,更需要一个培育文化大家的生态环境。

■肖欣

他为什么一直是“美男”?养心! 直面张炜

18日上午,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在长沙开讲“数字化时代的语言艺术”。他是继王蒙之后,第二位前来参加“文学名家大讲堂”的嘉宾。本报《书山有路》栏目30位读者及数百名文学爱好者现场聆听了讲座。

【为什么网络对文学是危险的?】
表达统一化,故事趋同化

张炜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除了传送邮件、查阅资料外,自己平常很少上网,“博客和微博我都没有开通”。然而,他却为公众演讲“数字化时代的语言艺术”。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讲题?张炜表示,这是自己定的主题,虽然自己上网不多,但能深刻感受到网络对文学的影响之大,“网络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并改变我们的生活,它在文学上是危险的,让我们的表达统一化,这种表达无孔不入,它就像风一样。比如,现在我们看的故事,大都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大家没有更丰富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了。”

【为什么这个时代没有大师?】
偶像化时代,无人识大师

在诺贝尔文学奖等国际大奖上,中国作家基本无缘,于是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——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不了大师。刚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、身在此“山”中的张炜主动谈起了这个话题,“这个问题我个人听到了不少遍。其实许多人可能犯了一个大错,是非常保守、骄傲的,严重的说,是非常无知。这么大的民族、这么多的创作者存在于这个时代,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大师?我们这个时代的你读懂了多少?你怎么判断、凭什么判断谁是不是大师?在这个偶像化时代,直接一点讲,大师走到你面前,你可能不认识。大师可能长得不好你不承认,口吃你不认同。人们有个特点,喜欢排斥近处的、崇拜遥远的,不承认当代。”张炜的观点直指当下社会许多人的心理弊端,发人深省。

【他为什么一直是“美男子”?】
“养心”,或许是他“养颜”的原因

在许多人心目里,张炜是一位美男子,几十年过去,18日的讲台上,张炜风采依然。是什么让他保有这样的神采?记者听到旁边一位听众在悄悄议论他“美男子”的秘密:听了他的讲座,感动于他对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坚韧守望,在社会价值观念纷乱、人们心态浮躁、数字时代损害文学纯粹性的背景下,他对现代技术化生活方式的“抵抗”、他的“养心”功夫,或许是他“养颜”而青春常驻的一大原因。

■记者 袁欣 伍霞 摄影

张炜苦行僧般跋涉在文字的世界里。

